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鑒誠錄卷一至五

詳校官編修 臣曹振鏞

侍讀 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 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 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 臣秦聯佩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二

鑑戒錄

小說家類一雜事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鑑戒錄十卷蜀何光遠撰光遠字  
輝夫東海人孟昶廣政初官普川軍事判官  
其書多記唐及五代間事而蜀事為多皆近  
俳諧之言各以三字標題凡六十六則趙希  
弁讀書後志以為輯唐以來君臣事迹可為

世鑑者似未覩其書因其名而臆說也舊本  
前有劉曦度序亦見希弁志宋史藝文志遂  
以劉曦度鑑戒錄三卷何光遠鑑戒錄三卷  
分為二書蓋舛誤矣書中間有夾注如判木  
夾一條云此答本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  
公鎮蜀日修之非為高駢相公也何光遠悞  
述危亂點一條云據禪月詩集中此詩自哭  
涪州張侍郎非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四

公會一條云此篇元在本事詩中叙說甚詳  
何光遠重取論說又加改易非也皆駁正光  
遠之說不知出自何人此本析為十卷有朱  
彝尊跋稱從項于汴家宋本影寫則猶宋人  
所分也今觀所記如徐后事一條所載王承  
旨詩後山詩話以為花蕊夫人作蜀門諷一  
條所載向瓚嘲蔣鍊師詩南唐近事以為廬  
山道士其語大同小異猶可曰傳聞異詞鑑

寃辱一條全剽襲殷芸小說東方朔辨怪哉

蟲事

案小說已佚此條見太平廣記四百七十三

已為附會鬼傳

書一條不知水經注有梁孝直事更屬粗疏

至逸士諫一條稱昭宗何后荒于從禽考新

唐書后妃列傳昭宗奔播岐梁后侍膳服無

須臾去舊唐書亦云后於蒙塵薄狩之中嘗

膳禦侮不離左右安得有畋遊之事且昭宗

寄命強藩不能自保又安能縱后畋遊恒至

六十里外殊為誣誕灌鐵汁一條稱秦宗權  
本不欲叛乃太山神追其魂以酷刑逼之倡  
亂是為盜賊藉口尤不可以訓特以其為五  
代舊書所載軼事遺文往往可資采掇故仍  
錄之小說家焉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  
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金史四庫全書

卷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鑒誠錄卷一

後蜀 何光遠 撰

瑞應識

孟蜀高祖頃者未臨西川守北京蜀人競以擊拂之間  
妙絕者於呼頭入為孟入或云此毬子從太原將來又  
有工人孟德預起宮闈上凌霄漢雖般輸之妙無以加  
焉雖德與得之字體不同音亦為祥矣又王蜀後主元

舅徐太師延瓊于錦水應聖橋西創置大第狀若宮室  
橫亘數坊是時內外皇親宣下悉令暖宅後主亦親幸  
宴樂移時忽于徐公堂中命筆大書孟字徐雖不測其  
義尋以御札謝恩至咸康後主降唐孟祖自北京臨蜀  
莊宗憂大軍之後制禦事多立宣鑄印離京奔騎赴鎮  
既而旌幢屆蜀以統軍興聖太子未歸族令將校改換  
宮闈孟祖乃權于徐公之第安下覩紅綃所籠姓字怪  
問前蜀臣寮對曰此王後主御札高祖歎曰疎狂天子

亦預知與吾交代乎是知必有先應者也

誅利口

同光初莊宗滅梁將行大禮蜀遣翰林學士歐陽彬將  
禮入洛顧太尉遠為之副焉莊宗復遣李客省嚴銜厥  
命以通好嚴本辨士也既而屆蜀亦稱臣焉然于朝對  
之間舉措輕易及置一笏記廣敘興亡詞旨鏗鏘驚駭  
聞聽蜀之文武卿咸伏其雄洎歸中朝上策取蜀及平  
蜀之後莊宗命孟祖制臨嚴又于明宗天成得位之初

復來臨護孟祖加之禮分賜從容乃言曰我聞利口之覆邦家辨言之亂刑政故少正矧言偽而辨孔子誅之子今巧言如簧弗矜細行有大罪者五自知之乎子知初與王朝折箭為誓及其降也復又誅之遂使天道惡盈二國俱滅其罪一也其次平蜀之際先入禁闈取內藏之金珠選宮庭之嬪嫒其罪二也頃者詐諭三川減釋兩稅及其得地倍更加徵其罪三也而又誑惑朝廷妄陳利害說三川之形勢叛二鎮之節旄閩綿控扼我

咽喉覬覦我土宇其罪四也今又來為監護坐握兵權  
覬我藩維承我爵位人神豈恕天意恁容爾之再來機  
亦繆矣其罪五也言訖遂令武士把下階簷嚴亦倉皇  
失其節操乃叩頭曰嚴之五罪一死宜然願乞殘骨為  
洛中之鬼高祖不聽命劍斬之是時天下咸聞皆稱妙  
冀其李嚴于王蜀所置笏記曰臣嚴等言伏自朱温肆  
逆運屬昭宗三年痛別于西秦一旦迫遷于東洛誅殘  
南北焚藝宮闈雖列藩悉是其唐臣無一處不從其偽

命由是大唐中興皇帝念高祖太宗之業倏爾隳張憤  
朱溫崔胤之徒同謀篡弒遂乃神機迴發心鼎獨然竭  
滄溟而誓戮鯨鯢芟林莽而決除虎兕十年對壘萬陣  
交鋒慮久困于生靈乃選挑其死士才過汶水縛王彥

章于馬前

時號王  
鐵槍

旋及夷門斬朱友貞于樓上

梁末  
主名劍

霜未匝槍雪猶輝段凝領八萬雄師倒戈伏死趙巖知  
一人應運引領待誅遂使賊將寒心謀夫拱手取乾坤  
只勞于八日救塗炭遂定于四維備振皇威咸遵帝力

今則秦庭貢表兩浙稱臣淮南陳附拜之儀回紇備朝  
天之禮才安宇宙便息干戈未順臬凶方議除剪豈謂  
蜀國皇帝柔遠懷邇居安慮危喜帝祚于中興羣妖息  
滅特遣蘇張之士將追唐蜀之歡吾皇迴感于蜀皇國  
禮遠酌于厚禮臣等叨承元造獲奉皇華載馳得面于  
彤庭戰汗實深于跼地臣等無任感恩荷聖踴躍屏營  
之至

知機對

長興初孟蜀高祖與東川董太尉璋初為睦鄰之知後  
結姻親之國兵車不間玉帛交馳縱有是非未至深信  
因請節度副使趙僕射季良持禮至彼探其機宜董與  
趙有寄託之知懷魏都之舊及節副詐陳衷素董公盡  
罄血誠既而西歸備得其事高祖問曰公度董公作略  
畢竟如何節副對曰董公為人豺狼之聲狗鼠之行卒  
徵暴斂好殺惡生其志剛強不量人事用兵好勝不達  
天時余聞豺狼常有野心狗鼠亦無定度卒徵暴斂事



急則逃好殺惡生物極則返故曰強梁者不得其死好  
勝者必遇其敵此之是也而且朝令夕改坐喜立憤兵  
有鬪心將無戰意方令以小謀大弊民惠奸有窺四海  
之心終作西川之患而又宮中取事語下失機料其訓  
練兵師完葺城壘招我將健挫我使臣必行雷電之機  
不顧山河之誓高祖聞所敷陳深納其言至長興三年  
四月二十八日果興狂孽直犯漢州是時高祖親統全  
師合戰于踪橋之野董璋大敗我將軍趙廷隱擒其將

元瓚董光演等八十餘員奪甲馬五百餘疋斬首一萬

獲其九城

梓綿龍劍普果  
閬蓬渠是也

梓帥與其子光嗣拍膺而奔

欲堅故壘為將王暉斬獻首級遂定方隅明宗遣供奉

官李僕射馳騎入以賜高祖詔曰朕知卿近與逆賊董

璋小間交兵已勅軍前俾其犄角高祖復請記室李昊

修其章奏備陳本末事聞上聽宣示百僚中外咸知莫

不驚駭其奏狀曰伏以故東川節度使董璋與臣為鄰

從初不睦常厚誣于表疏每深間于朝廷欲竊兵權來

并土宇及審聖聽不惑物論難從臣合此時奮激驍雄  
誅殛奸宄尋屬陛下翠華外駐黃屋未安捨亦何傷剋  
之不武用是益勞宵旰因議寢停雖隱忍以累年且參  
商而終日其後故臣安重誨時承君寵恣弄國權窺劍  
外之有萌示寰中之無畏料聖君之意必推亡以固存  
其如倖臣之言恐怒甲而是與董璋愛以暫合和而不  
同雖玉帛交馳豈心貌之相類誠知蘊蓄且務包容儻  
敢飛颺必當掃殄其董璋至今年四月二十八日暴興

兵甲五月一日驟入漢州臣其日先差昭武軍節度兵馬留後兼左廂步軍都指揮使趙廷隱總領三萬人騎發次新都臣自統領衙內親軍二萬人騎繼之俱列營于彌牟鎮比至三日詰旦結其大陣俟勦元兇其董璋至午時敢領妖徒來當鋒銳臣則親驅戈甲趙廷隱手奮鼓旗一擊而魚潰鳥離四合而豕分蛇斷斬首一萬餘級執俘八千餘人生擒賊中都指揮使元瓚衙內副都指揮使董光演及以下指揮使都頭八十餘員奪下

甲馬五百餘疋收獲衣甲器械十萬餘事其餘逆漏之徒尋令搜捉并盡其董璋只與親男衙內都指揮使董光嗣并從騎二人罄馬而奔棄甲而遁撫隻輪而掩泣視亂轍以感哀烏江之死所不遙赤壁之慙顏更厚臣幸以疾雷之勢破其急雷之機臣便統領大軍壓背追襲其董璋至四日巳時走入東川至午時有前陵州刺史王暉知窠巢之已傾驗城池之不守梟斬董璋父子首級相次迎獻軍門徑進師徒收下城壘平定一方之

衆止于四日之間莫不遐伏皇威戡除鄰穢臣方以自  
違君命未達臣誠捷音雖審其風馳奏疏未遑于羽挿  
豈謂皇帝陛下才聆動靜遽軫憂勞遣降使臣特頒明  
詔諭董璋之奸罪勉微臣以削平仍勅軍前俾施犄角  
並得暗合方略顯應神機更無唇齒之虞永荷股肱之  
寄所以舉子勾龍逢獻賀捷詩曰唇齒論交歲月長豈  
期率意忽顛狂元戎統領三軍戰巨孽奔衝一陣亡莫  
訝潼江剛入寇都緣錦浦合興王武功蓋世光前後堪

向青編萬古揚

九轉驗會昌末

武宗皇帝酷求長生之道訪九轉之丹茅山道士杜元陽製藥既成白日輕舉弟子馬全真得殘藥詣京表進上因餌之徧體生瘡髭髮俱脫十日而崩此唐實錄隱而不書又梁朝方山道人自號龐九經身長七尺不知年幾百歲每于石室修氣經年絕食太祖往往遣使賜乳頭香及茶藥而已忽一日詔入內殿求延生之術龐

奏曰夫神仙之法亦因積學而成是須息萬慮于人間棲一身于巖穴與天地合德與鳥獸同羣斷其喜怒悲哀去其滋味淫慾然後存神養氣辟穀休糧欲究還丹審窮爻象故曰內真外應其丹自來而又功滿三千方得羽化今陛下身居九有心役萬幾孽毒三軍誅殘百姓怨滿天下恩虧一家豈同軒居清靜自化鼎湖上昇者哉太祖怒曰知卿是龐勛本身朕欲問卿行止何得妄議難易非斥朕乎龐度太祖言深慮遭其誅責復奏



曰臣有靈丹可延九五之數儻放臣棲隱即敢進之上  
復笑曰朕不希白日上昇只希更得三五十年在位是  
朕願也龐乃于肘後解一青瓢子取金丹二粒進曰望  
陛下清素守真百日方可餌之不然者痰惡耳上既深  
信龐得歸山後帝久患石淋忽宣至服藥後眉髮立墮  
頭背生癰及至彌留為穎王所殺乃知九轉悞非一君  
其次諸侯遇之死者無數非丹有損而人不知或曰武  
宗因圻寺患癩而崩實庸說也

金統事

僖宗乾符中靖陵雨血三日丹鳳樓前赤蟻黃蟻聚鬪  
七日掃盡復生己亥歲天瀉血流大地俱赤是夜長虹  
貫斗星奔西南明年黃冠犯闕翠華奔幸之兆也辛丑  
年黃巢在京尚讓為相改乾符之號為金統元年見在  
百司並令仍舊忽一日有人潛書七言四韻帖在都堂  
南門譏諷頗深偽相大怒應堂門子及省院官並令剜  
眼倒懸以令三省又奏請宣下諸軍大隊內收得文官

令吟詩者宜令就營屏除如只是識字者宜令將內役  
使是時京城內外殺戮三千餘人百司驚惶皆至逃竄  
其七言詩四韻詩曰自從大駕去奔西貴落深坑賤出  
泥邑號盡封元諒母郡君變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  
笏食肉朱唇却喫齋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舊與天  
齊

走車駕

昭宗之代岐王茂貞

本姓宋昭宗賜姓  
號曰西府太子

華州韓建邠州

王行瑜等始為亂階焚藝宮闈動搖四海斬刈百官是  
時駕幸三峰拋離九廟諸侯悉罷職貢各養強兵天復  
初車駕走幸石門絕糧數日左街沙門懷寶進蕎麵燒  
餅奉宣賜紫宮人楊舞頭失其名進衰淚手帕子奉宣加  
楚國夫人二年岐州天雨蕎麥人收食之悉遭疫癘是  
歲雷劈牛馬頻擾宮城拔出街西古槐揚下殿東鴟吻  
故昭宗御製詩曰祇解劈牛兼劈樹不能誅惡復誅兇  
三年梁太祖將迎大駕之前岐山二菩薩身中自然有

箭老聃廟土人移步神馬夜嘶後昭宗有困守岐陽迫  
遷東洛之兆也初拾遺張道古貢五危二亂表黜居于  
蜀後聞駕走西岐又遷東洛皆契五危之事悉歸二亂  
之源因吟一章上蜀王八丈詩曰封章才達冕旒前黜  
詔俄離玉座端二亂豈由明主用五危終被佞臣彈西  
巡鳳府非為固東播鑿與卒未安諫疏至今如可在誰  
能更與讀書看

鑒誠錄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鑒誠錄卷二

後蜀 何光遠 撰

御賜名

朱太祖統四鎮除中令日名溫與崔相國連構大事崔每奏太祖忠赤委之關東國無患矣昭宗遽勅太祖改名全忠議者曰全字人王也又在中心甚不可也近臣亦奏上方悔焉勅命既行追之勿及後果有大梁王帝

之號是時四分天下其在中心乃賜名之應也

逸士諫

天復中昭宗播岐時梁太祖與秦王茂貞羽檄交馳欲

迎車駕何皇后

東川人

恃其深寵不顧阽危酷好畋遊放

美于兩舍之外

傳三十里為一舍

踐蹋苗稼百里飛埃有成州

同谷山逸人戴一巨笠跨一青牛琴袋酒壺俱在牛上

因稱同谷子不顯姓名直詣行朝上書二卷論十代興

亡之事敘四方理亂之源帝覽其書數日減膳宣王驃



騎數賜之酒食審彼賢愚同谷子唯吟太康失政之詩  
又說褒姒惑君之事何皇后慮失恩旨潛令秦王誅之  
其事未行預已奔去後梁太祖舉四鎮之衆迫脅岐城  
大駕無依遂遷東洛議者以君王失政妃后禽荒逸士  
上書採而不用時將盡矣天使其然同谷子詠五子之  
歌詩曰邦惟固本自安寧臨下常須馭朽驚何事十旬  
遊不返禍胎從此構殷兵又曰酒色聲禽號四荒那堪  
峻宇又雕牆靜思今古為君者未或因茲不滅亡又曰

唯彼陶唐有冀方少年都不解思量如今算得當時事  
首為盤遊亂紀綱又曰明明我祖萬邦君典則貽將示  
子孫惆悵太康荒墜後覆宗絕祀滅其門又曰仇讎萬  
姓遂無依顏厚何曾解忸怩五子既歌邦已失一場前  
事悔難追

判木夾

西山八國夙古已來為中國西南之患也自蜀武侯擒  
縱之後方通誠款唐鮮于仲通將領博海等軍六萬衆

破于鬼王之謀遂致姚蚩生心數侵黎舊良由非才也  
近又李福尚書鎮西川牛叢為貳車日南蠻直犯梓潼  
役陶匠二十萬燒埽欲塞劍門蜀有五丈天王者寶歷  
中所置也是時見大僧形于錦城之內蠻人百萬之衆  
悉皆奔竄後高相公駢統臨益部兼號征南蠻陬聞名  
預自屏跡矣然時飛一木夾其中惟誇兵革犀象欲借  
綿錦之江飲馬濯足而已高相公于是經營版築置防  
城勇士八千命胡記室曾以檄破之仍判迴木夾胡曾

之檄天下稱為奇絕其辭云欲慕平交妄稀抗禮何異  
持衡秤地舉尺量天又答云越舊新州牂牁故地不在  
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中曩日邊將邀勛妄圖吞併得  
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頷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  
之亡半毳何足喻哉是以南蠻議曰成都近有良將未  
可圖焉于是烽燧無虞誠款繼至高公稍恃功業似致  
驕矜凡朔規模有劉焉李特之志朝廷議奏遂除江陵  
復自江陵遷于淮海首冠諸侯有唐以來可謂英雄者

矣判木夾云辭天出塞陣雲空霧卷霞開萬里通親受  
虎符安宇宙誓將龍劍定英雄殘霜敢冒高懸日秋葉  
爭禁大段風為報南蠻須屏跡不同蜀將武侯公破木  
夾云牒前件木夾萬里離南一別至北開緘捧讀辭藻  
煥然獎飾過多欣慰何極實以乍同邊鎮才到藩籬且  
按此朝之舊儀未委彼國之新制不知鶴詔唯認苴咩  
尚呼南詔之佳名豈見大朝之美號要從微耗且是所  
宜伏承驛信王化風行君德雲被彫題屈竦馱舌折腰

卉服來庭毳裘入貢蓋以深明豹畧精究龍韜波伏西  
天草偃南土者然侵軼我華夏無乃不可乎將為我皇  
帝有所負于彼邦邊臣有所負于彼國慮彼直我曲獲  
罪于天是陳木夾申懷用貯榮報及披迴示已見事根  
止于囚繫使人放歸彼國始乎小怨終此深仇吞噬我  
朗寧虔劉我交趾取我越雋犯我益州若報東門何乃  
再四夫物居中者尊也處外者卑也是以衆星拱之北  
辰百谷趨之東海天地尚不能違而況于人乎我國家

居天之心宅地之腹四方八表莫不輻輳亦猶北辰之與東海也誠知土地山河歸于有德雖云有德亦須相時苟無其時安可妄動明公博識多聞豈不見仲尼乎仲尼之聖踰堯舜顏子之賢過祖龍沛令萬萬無立錐之地者蓋無其時也適使仲尼生于秦時乘胡亥之亂用顏回閔損為宰相子路冉有領將軍子貢宰我充行人子夏言偃典書檄雖六合鼎沸可暮月而定也當此之時劉項只可比肩韓彭不過一將耳聖人雖有帝天

下之德而無帝天下之時終不妄動及子路使門人為  
臣以為欺天乎及自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夫止于負手曳杖逍遙倚門告終而已王莽不識天時  
苻堅不知歷數妄恃強富爭先乾坤莽以百萬銳師來  
襲後漢光武以五千之衆破于昆陽苻以六十萬精兵  
摧于東晉謝玄以八千之卒敗于壽春豈不為欺天罔  
地所致者也國富兵彊何足恃也周主杖箠于岐山漢  
祖脫褐于泗水我高祖起自隴州蓋明公只知其一未



知其二見其形未見其理也今與明公陳之望審參焉  
昔周王承公劉之德遇殷紂之暴剗剔孕婦塗炭生靈  
剖賢人之心斲朝涉之脛三分天下而二歸周文王率  
諸侯而朝之至于武王觀兵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會  
尚曰彼有人焉未可圖也退歸修德觀乎聖人去就豈  
容易者哉及微子去比干剖箕子奴民不聊生皇天厭  
之國人棄之武王方援旗誓衆一舉而滅紂者蓋天奪  
殷而與周也我皇方旰食宵衣肩堯踵舜父事三老兄

友百僚推赤心于比干腹中懸白日于微子頭上諸侯  
合德百姓歡心縱天下有人聖如周王家有姬旦戶生  
呂望者乎漢祖承帝堯之德遇秦王無道併吞六國恃  
宇宙一家焚燒詩書坑滅賢哲築長城于紫塞造阿房  
于皇州鬼母哭蛇人臣指鹿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  
棄之是以陳勝一呼天下響應漢祖西入五星都聚者  
蓋天奪秦而與漢也我皇帝方崇詩書任賢哲卑宮室  
邱黔黎野無歌鳳之人朝有問牛之傑縱天下有人英

如漢祖家有韓信戶生張良者乎我高祖承元元之德  
遇隋煬帝荒淫徭役不常徵斂無度竭生民財產為巡  
幸之資糧虎噬羣賢蹂烝庶母浮沈遼海既鑿汴河今  
年東征明年西伐民不聊生皇天厭之國人棄之是以  
我高祖應天順地奄有四海者蓋天奪隋而與唐也我  
皇帝方淡薄聲色杜絕巡遊夢卜宰輔倚注藩屏思成垂  
拱惡習干戈皇天方贊國人可歡縱天下有人雄如唐  
祖家有敬德戶生玄齡者乎而況越舊新州牂牁故地

不在周封之內非居禹跡之先曩日邊將邀勛妄圖吞併得之如手加駢拇失之若頷去贅瘤九牛之落一毛六馬之亡半毳何足喻哉僕雖自絳紗素舄黃石既探師律因識兵機奉詔填壓三巴撫安百姓思敦禮樂恥用干戈每傷虞芮之爭田永念姬周之讓路既不獲已即須訓戎且蜀地濶數千里郡列五十城戶口至多士卒之衆可以揮汗成雨吐氣成雲蓋緣從前元戎皆是儒者有昧見幾而作但守升平之元規雖分常憂不教

民戰是以彼國得以深入無備故也僕示之以三令教之以八陣鼓聲而進鉦動而退甘與之共苦與之均義等墳麓情由瓜葛閱禮樂而敦詩書務耕桑而聚穀帛使家藏甲冑戶貯干戈賞罰並行公私共貫既識三畧便可七擒不唯喝倒不周亦可擘開太華況彼國自長慶以來騷擾益部殺人之父孤人之母掠人之妻鰥人之室焚人之廬舍使人暴露剪人之桑麻使人寒凍蜀人怨恨痛入骨髓僕乘其衆怒之勢示其報怨之門況

抱雞搏狸不由人教乳犬敵虎自是物情既仗宗廟之威靈兼統華夏之精銳若乘流縱棹下坂推車豈勞力哉僕官是宰衡位當侯伯披堅執銳雖則未嘗濟河焚舟平生所貯彼國將帥之強弱邦國之盈虛坐可酌量何煩詢誘且六合之外舟車不及聖人不言彼國在聖人不言之鄉舟車不及之地縱主上英哲人臣俊乂亦猶燭龍銜耀只可照于一方春雷振聲不能過于百里天與不取談何容易夫天有五賊見之者昌彼國縱曉

六韜未閑五賊而欲泥封函谷水灌晉陽何其謬哉五賊者夏桀張羅殷湯祝網是以仁而賊不仁也殷紂剖生人周文葬枯骨是以德而賊不德也齊國厚徵薄貸魯國厚貸薄徵是以恩而賊不恩也項羽殺義帝漢高祖舉哀是以義而賊不義也陳後主驕奢隋文帝恭儉是以道而賊不道也能行五賊兼曉六韜方可奪人山河傾人社稷我朝未有五失而彼國徒自陸梁以此推之興亡可鑒何勞遠離廷戶始識安危久習韜鈴方明

勝負而妄要姑息不務通和迴示荒唐一何乖戾罔念  
孔顏之知禮翻效莽堅之履車交趾喪亡可知人事新  
都失律足見天時若望降尊便希抗禮但百谷不趨東  
海衆星不拱北辰則不可議也苟未如是則不可改圖  
昔管仲入周不受上卿之禮蘇武出使無虧中國之儀  
事有前規固難更易況小不事大春秋所誅若彼直我  
曲恐招天殃既彼傲我謙何患神怒見已訓齊士卒調  
集糗糧或玉露垂槐金風動柳建鼓數里命車指南涉



舊弔民渡瀘會獵繼齊魯之夾谷紹秦趙之澠池便是  
行人豈遺往策皇帝聖旨以其前緘奏聞不復多談恐

乖忠告謹牒

此答木夾書元是胡曾與路巖相公鎮蜀  
日修之非為高駢相公也何光遠悞述

### 鬼傳書

西川高相公駢版築羅城日遣諸指揮分擘地界開掘  
古塚取塼甃城獨滄州守禦指揮使姜知古卓旗占得

西南肖波塊

若困反蜀人呼老  
弱為波墳塚為塊

其塊即趙畚相公墳也

年代深遠碑文磨滅走脚損斂肖字存焉姜君號令將

健俟曉開之是夜二更以來忽聞墓上清嘯數聲良久  
有人云冥司趙相公遣使送書姜君驚曰既是聖者送  
書容某穿靴祇候鬼使白冥司小鬼何敢當之姜君呼  
其僕使鋪排淨席焚香于庭匍匐拜迎虔心祝曰某負  
何罪聖者降臨鬼使出曰雖顯晦有殊奉命差遣欲陳  
之懇容面咨祈乃持出一緘展開數幅並無文字鬼使  
曰但挑燈半滅燈影看之其可見也既而細視之果見  
文翰流美徵古述今詞旨感傷書盡復有一篇比諷悽

惻因名鬼使就席談吐分明自云姓何名滅沒黃衣束帶骨瘦喙長與姜君對飲數巡對食數味乃贈錢十千退讓再三曰人間重錢陰府何用希皂錢一帖即當取奉姜君遣僕立買皂錢仍修迴狀鬼使倏然不見酒食並已存焉姜君至曉持神鬼使所送到書并詩面聞元戎遽絕諸軍開劔古塚仍差大將往彼祭焉其詩與慕容垂所吟事皆相似王蜀韋文靖莊嘗與著作房鶚悲歎此詩歷觀史書未之聞也其書曰冥司趙畚謹以幽

昧致書于守禦指揮端公閣下竊以趙氏之冤搏膺入  
夢良夫之枉披髮叫天是以有冤必仇無道則見此則  
流于柱史載自前文如畚者一介遊魂九泉罔象德不  
勝享禱不勝人無廟貌于世間遂堙沉于泉壤自蒙天  
譴使掌冥司雖叨正直之官未達聰明之理未嘗以威  
服衆唯知以禮依人頃在本朝叨為上相不無濫德敢  
有害盈今者伏審渤海高公令君毀壞墳闕況畚靖居  
幽府天賜佳城平生無戰伐之仇邂逅起誅夷之骨得

不撫銘旌而憤志託觚染以申懷伏希端公俛念無依  
迴垂有鑒特于方雉免此一坏儻全馬鬣之封敢忘龍  
頭之庇謹吟絕句後幅上聞不勝望德之至謹白其詩  
曰我昔勝君昔君今勝我今人生一世事何用苦相侵

航釋道

裴休相公性慕禪林往往掛衲所生兒女多名師女僧  
兒潛令嬖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當時士族無不惡之  
李德裕相公惟好玄門往往冠褐修彭祖房中之術求

茅君點化之功沙汰緇徒超昇術士俱無所就身死朱  
崖議者以裴李二公累代台鉉不守諸儒之行各迷二  
教之宗翻成點污空門妖姪玄教自莊老之後彭黃已  
來未有因少女以長生皆向陰丹而損壽蓋夫心之難  
制氣之難防也至若心中造業身外求真梁武帝為  
寺家奴豈穰困死長孫后號觀音婢唐長孫皇  
后小字難懺產  
亡所謂善不可不修財不可不捨惑之與黨者非也近  
以二公之行識者笑焉所以時人譏晉公曰趙氏女皆

尼氏女師翁兒即晉公兒却教術士難推算胎月分張  
與阿誰

灌鐵汁

唐末徐州廉使時太師溥忽于公暇設寢夢到太山府  
君殿前見領出一人云是許州押衙秦宗權府君曰君  
為國賊否宗權對曰職小力微慮違天道府君怒曰運  
數使爾夫何違耶遂令壯士掠之宗權終云不為遂呼  
一將曰取鐵汁來俄頃之間鐵汁既至有鬼數輩頓宗

權坐分其髮以鐵汁自頂門灌其聲爆烈烟焰勃然灌  
訖又問之宗權大叫反字者三府君遂捨之令時公相  
見府君謂溥曰異日宗權作亂卿可助之時與秦一齊  
拜謝之颯然寤焉溥于是以其夢有異書于密室楹上  
後數年許州差秦宗權持禮而至溥因覩所申入境狀  
中姓名與往年夢中冥契因厚迎待之從容之間屏去  
左右問之各符所夢遂引宗權密室楹上觀看所記之  
事因歆血為盟後值上蔡為叛

蔡是許  
支部

許帥委都押衙



劉火頭

失其名

差大將一人往彼安慰火頭遂差宗權

充使元戎以為不可火頭堅有保持宗權既蒙差行喜  
遂其志矯其軍制遂滅蔡人却起狂謀自據城壘時太  
師發兵三萬徑入蔡州兼助糧儲以副所夢旌旗一舉  
尅復許田其後宗權兵勢轉強與梁太祖日有相持數  
年之間方克擒得太祖遣通引官寇彥卿與語宗權對  
曰英雄不兩立彼勝則我敗故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  
喜公何喜耶太祖甚嘉其言因檻送上都津致頗厚時

太師既而失利却歸徐州然常有好道之心接士畧無厭倦忽一日有一道士姓郭名端直詣公衙自云亥州而至溥延迎數日問有何求端曰知君道情故來相謁溥曰本非好道別有愚誠蓋緣所據藩方封圻不遠養兵數萬闕少贍軍欲求利術一門以俾帑藏端曰道在其中矣遂索一鐵杵杵至可重三十餘斤端于衣帶間取藥一粟許碾碎以酒調之塗于兩頭以大火百斤已來鍛之自午至申水沃取出其杵一頭則藥色如麗水

一頭則如雪色中心五寸以來宛然是鐵溥甚忻訝敬  
為上仙端遂請朱砂一斤泥爐以大片丹藥令太師自  
看火候約一月而成端才請命一賓相伴出市飲酒溥  
乃差藥院官元邵南齋其酒價朝夕隨之端飲百杯邵  
南只飲十盞至夜酩酊所在宿焉端謂邵南曰我與爾  
開其酒戶匪唯飲酒兼益壽齡邵南因餌其丹逐日陪  
奉飲至五十餘盞所患疝氣亦痊端至一月歸衙開爐  
取藥結成一塊香氣馥人透掌光明如紅玉之狀謂溥

曰此藥所須在意號曰太一丹砂知太師不住人間遂來救護溥但悲感而已却未知救護因由忽見一獬兒遂敲藥少許搥餅與食其犬須臾之間化為烈焰一團騰空而去是歲梁太祖舉四鎮之衆攻伐其城堅守數旬闕乏糧料端與時公一宅骨肉二百餘口俱上燕子樓元邵南亦欲隨之端不令上樓謂邵南曰子未合登此須臾樓中火發紅焱亘天色若紅蛻段段飛去及至火歇灰燼亦無軍民異之謂之火解也燕子樓至今存

馬元邵南雖不得上樓顏色轉少行如奔馬終日醺酣  
邵南至梁帝之時猶在翰林院祇應其時年九十後亦  
不知存亡

前定錄

梁太祖篡位之初宰臣薛貽矩自御史大夫百日拜相  
性懷忠正臨事端明公事之間每加寬憫太祖忽因入  
閣怪之曰卿為天子郎官何得不親政事薛奏曰臣少  
年之時曾任封丘主簿在官之日嘗與僧悟因相知每

日公暇之時便到其院此僧預知臣至先在院門等臣以是殷勤直至三年考滿替人將至或一日其僧不出院內臣怒僧世情以言責問僧云今日實不知薄公訪及有關迎門臣因問每日又何知之僧曰每日微僧齋後略睡便有神人報云薛相公來微僧倉忙驚起披掛出院迎待果是薄公臨門今日神人不來相報有悞迎接非是世情臣遂請僧結壇特念乞其警戒其僧果見神人相報云薛主簿為曲斷公事一件取錢五緡却不

得宰相也若正其公事却還其錢即可牽復不然者無計矣僧因報臣警戒遂省其匪尋便還錢改正公事其神人果又報僧曰薛公名字在宰相夾中臣自後不敢欺公每事審細大凡公事豈宜造次而行太祖眷知通州悅其所奏賜金百兩尋加吏部尚書後扈從太祖鑾輿自洛還汴熒惑三犯上相得疾而薨是知悟因名亦前定矣

鑒誠錄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鑒誠錄卷三

後蜀 何光遠 撰

語忌誠

劉仁遇嘗與梁太祖葉戲一日或過充盈仁遇行伍出身語多方拙謂太祖曰得則洪溝太祖應之曰縱得未可時太祖方據四鎮仁遇復在偏裨雖是親家復王太岳祖竟為語忌後太祖一居南面仁遇久在西班牙累乞一

藩終不俞允既而年邁寢疾在牀新婦屢有奏聞太祖  
猶徵語忌至于悲泣哀告方除兗州未及赴官疾殛而  
卒是知凡事為誠寧不書紳而記之乎

餌長虹

孟蜀侯侍中本溝坂人也幼而家貧長為軍外子弟年  
方十三歲困寐于屋簷下是日炎蒸天將大雨有長虹  
自河飲水也黃河俄而貫于童兒之口惟其母見不敢  
驚之欲窺其變異侯母可謂賢矣良久虹自天没于童兒之

口不復出矣母俟其睡覺問其子曰夢中有所覩否對  
曰適夢入河飲水飽足而歸母聞其言知子必貴後數  
月有一行脚蜀僧詣門求齋侯母竭力供養僧臨去謂  
侯母曰女弟子當九九後福合得兒子氣力侯母呼其  
子出請僧相之僧視之曰此兒龍也即非真龍乃蛟螭  
之輩也但離鄉別井直近江海客官方有顯榮又曰此  
子孽毒當食血肉為生靈之患常敬信三寶即得令終  
言訖而去侯後果自行伍出身至于將領同光三年從

興聖太子魏王繼岌收蜀及平蜀之後不隨太子而還無何與陝府節度使康延孝率河中同華等軍為叛堅守廣漢是時孟高祖悉發守禦指揮使韓德遇本州都指揮使李仁罕等破之活擒康延孝表送駕前侯亦面縛麾下高祖赦罪至領親軍軍令威嚴頗有聲譽及高祖南面自眉州刺史節度夔州復自江寧遷于黔府一州二鎮皆近大江果至崇官酷信三寶遍于禪院開轉藏經然于理務之間孽毒之甚廣興第宅竟獲善終是

知蜀僧所言其不謬矣

落韻貶

戶部李侍郎如實者本梁朝清直之士也均王

名友在貞

東宮時李以筆硯佐之及均王即位不得居密司李常  
深恨之及見帝黜剝賢良見用奸詐每伺便欲折檻諫  
之或一日李在帝際帝問李曰卿知天子見誰補之李  
奏曰人臣所補帝曰朕地據三川位尊九有若非天意  
所補人臣又何補焉李曰太祖出身行伍歷職卑微萬

戰千征九生十死方得節居四鎮位處一人陛下生在  
深宮長居富貴披承餘蔭嗣守萬方豈知王業艱難人  
臣共致固須理不忘亂居安思危臨泉履冰責躬省過  
況吳門強盛蜀國繁華太原有殺兄之仇秦庭懷負國  
之怨得失頃刻豈是天補者哉若是天補為君只合自  
天降下喫天人之食受天人之衣方今血使三軍膿食  
萬姓自喜天補豈不非耶陛下如此發言為覆餗之禍  
耳上曰慙老漢不足與語耳李即日有鄭州之拜再宿

貶汝州副使至汝州置一卧車子常于車子中安酒一  
瓢琴一張書數策遣小童十餘人載而入謁長街朗詠  
觀者笑焉李恨朝廷久無牽復之命裁落韻詩以譏之  
後入蜀遇孟高祖之知及開霸初拜戶部侍郎而卒落  
韻詩曰路傍傷羸牛羸牛身已老兩眼不能開四蹄行  
欲倒牛曾少壯時歲歲耕田早耕却春秋田駕車長安  
道今日領頭穿無人飼水草喘也不能喘問也沒人問  
又曰炎蒸不可度執爾生涼風在物成非器于人還有

功殷勤九夏內寂寞三秋中想君應有語棄我如秋扇

蜀上醫

昔秦醫在晉知膏肓之病難醫楚療于申辨血氣之容  
是詐其次劉根召鬼不為無神文摯封人顯彰有術虞  
少卿洮蜀上上醫也長興初佐蜀董太尉璋久患渴疾  
遣押衙李彥求醫孟蜀祖遣虞卿而往虞卿既至董公  
曰璋之所患經百名醫而無微瘥者何也虞卿對曰君  
之疾非唯渴漿而似渴士得其多士不勞藥石而自愈



矣董公大悅時董公有南面之志虞卿故以此言譏之  
又曰洮聞天有六氣降為六淫淫生六疾害于六腑六  
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是以六淫隨焉六疾者寒熱入  
腹感心也是以六腑隨焉故心為離宮腎為水臟晦明  
勞役百疾生焉大凡視聽至煩皆有所損心煩則亂事  
煩則變機煩則失兵煩則反五音煩而損耳五色煩而  
損目滋味煩而生疾男女煩而減壽古者君子莫不誠  
之君今日有萬思時有萬機樂淫于外女淫于內渴之

難療其由此乎虞卿之在東蜀也如處蒲團節食假寂  
董公疾既平復于是厚禮歸之乃知蜀上之醫有知稽  
古者也

妖惑衆

明宗朝有術士楊廷郎者善使鬼神觸物變化是時見  
者稱為竒人及就誅夷一無靈異王蜀有楊廷郎叔楊  
勛者自號僕射能于空中請自然還丹其丹立降又能  
召九天玄女后土夫人悉入簾帷經宿而去及折其一

足西市斬之藥亦無徵術亦無驗屍骸臭穢觀者笑焉  
彭州僧號曰醋頭長髭垂髮以功德燈像衲為三衣狀  
若佯狂妖言惑衆蜀之聾俗莫不皈依明德中故田特  
進敬金典九隴日辟賈侍御鷄倅職彭門及權郡事賈  
本青社人也為理公清性憎佞媚郡縣僚屬視若冰霜  
是時醋頭不敢入境後郡人思共瞻禮詣賈判狀請歸  
賈亦多才判其狀曰出家長頭未除煩惱為衣掛像豈  
敬慈尊面禪室以邪淫發妖言而惑衆妄裁歷數上侮

朝廷謾述災殃下迷聾俗況今有漏未證無生將脩功德以為名積聚私財而作賈但以正人惜事君子含宏未議剪除致茲猖熾所嗟鄙俚競信妖稱列狀詣衙欲希迎請須行嚴令以絕風情付司散帖所由如入界把捉申送候到決脊奏聞醋頭知之便越鄰境而去矣

鑒誠錄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鑒誠錄卷四

後蜀 何光遠 撰

蜀門諷

蔣貽恭本江淮人無媚世之詔有詠人之才全蜀士流  
莫不畏憚初見則言詞清楚不稱是非後來則唇吻張  
皇便分醜美干忤時相數遭流譴亦慷慨之士也自孟  
祖霸蜀搜訪遺材蔣亦遇時數蒙見用故言者無罪聞

者自防錄之數篇用知鼎味詠蠶詩曰辛勤得繭不盈  
筐燈下繰絲怨恨長著處不知來處苦但貪衣上綉鴛  
鴦又詠金剛揚眉斗目惡精神捏合將來恰似真剛被  
時流借拳勢不知身自是泥人詠偃背子曰出得門來  
背柱天同行難可與差肩若教倚面南牕下恰似篋篋  
不著弦又咏安仁宰搗蒜安仁縣令好誅求百姓脂膏  
滿面流半破磁缸成醋酒死牛腸肚作饅頭長生歲取  
食三頓坐饗朝來犯五甌半醉半醒齊出縣共傷塗炭不

勝愁又五門街望有題曰我皇開國十餘年一輩超昇  
炙手歡閒向五門樓下望衙官騎馬使衙官又謝郎中  
惠茶曰三斤綠茗賜貽恭一種須霑事不同料想肺懷  
無答處披毛戴角謝郎中詠蝦蟇詩曰坐卧兼行酒一  
般向人努力太無端欲知自己形骸小試就涪蹄照影  
看又貽恭住名山日陳情上府主高太保知柔詩曰名  
山主簿實堪愁難咬他家大骨頭米納功南錢納府祇  
看江面水東流又蜀有鄭秀才雲從詠人祀聖君詩曰

禍福從來豈自由任情淫祀也堪愁拜時何用頻偷眼  
未必泥人解點頭又行軍司馬向僕射瓚詠乘烟觀蔣  
鍊師蔣甚偉非婦人之狀怪得蹒跚不上昇白雲蹋綻  
紫雲崩龍腰鳳背猶嫌軟須問麻姑借大鵬又令狐祕  
書嶠匪唯善禮兼有卒才小小篇章亦多譏調因明慶  
節散後贈左右西街命服僧玄詩曰却羨僧門與道門  
元年今日紫衣新可憐州縣祈禳事盡向荷衣老却身  
又詠有年官健曰六十休論少壯時尉遲功業擬奚為



高聲念佛尋街者盡是勾停老健兒

斥李珣

賓貢李珣字德潤本蜀中土生波斯也少小苦心屢稱  
賓貢所吟詩句往往動人尹校書鶚者錦城烟月之士  
與李生常為善友遽因戲遂嘲之李生文章掃地而盡  
詩曰異域從來重武強李波斯強學文章假饒折得東  
堂桂深恐薰來也不香

許墓靈

左傳神降于莘

有神人聲似接人

惠王問諸內史曰是何故也

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國之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得神以興亦有以亡王蜀太祖與晉太師暉共為惡友悉生許下長而貧乏姓名無聞潛攻許昌縣民家事發太祖與晉俱遁武陽名縣古墓中是時潁川設無遮齋會至夜有數人呼墓曰潁川大會得無同行俄聞墓中應之曰蜀王在此不得相隨太祖與晉只聞其說不見其人則莫知蜀王誰是晉謂太祖曰八哥

識遠謀大小子所不能及太祖忻然稱讓但懷內喜良久看會鬼迴謂墓鬼曰知此有客今將飯三分來內二分獻王一分獻公墓中窻窳似有人承接飯二分各在太祖及晉前雖馨香不殊而太祖前品味頗異謂太祖曰只此是御飯矣二人潛笑既脫斯難因隨黃巢各為將領而已矣太祖自利閬舉兵收蜀勛業既大遂封蜀王晉亦終于太師是知武陽墓鬼通靈先知公王者也

輕薄鑑

前蜀馮大夫涓恃其學富所為輕薄然于清苦直諫比諷箴規章奏悉于教化所著文章迴超羣品諸儒稱之為大手筆矣王太祖問擊掄之戲荆自誰人大夫對曰丘八所置上為大笑又與相座王司空錯等小酌巡故字令錯舉一字三呼兩物相似錯令曰樂樂樂冷洵似餽餽涓曰己己己驢糞似馬屎合座大哈涓獨不笑但仰視長嘯而已凡所舉指譏諷多如此焉太祖為蜀王時方構大業賦後增益轉運煩苛百姓困窮無敢言者

因太祖生辰大夫獨獻一詩先紀王功後陳生衆太祖  
曰如卿忠謹寡人王業何憂遂賜黃金十斤以旌禮諫  
于是經役稍減矣議者以君臣道合黎庶泰來苟非明  
王何以采納生日諒略云百姓富軍食足百姓足軍民  
歡爭奈生靈飢且寒吾上有術應不難但令一斗徵  
一斛自然百姓富於官大夫又著檄龍文大蟲榜  
嶮竿歌無非比諷為世所稱文字繁多不復盡錄嶮竿  
詩云山險驚推車水嶮怕覆舟奈何平地不肯立沿上

百尺高竿頭我不知爾是人耶猿耶復猿耶教我見爾  
為爾長嘆嗟我聞孝子不許國我聞忠臣不憂家爾即  
輕命重黃金忠孝全虧徒爾誇常將嶮藝悅君目終日  
貪心媚君祿百尺高竿百度沿一足參差一家哭嶮竿  
兒聽我語更有嶮竿嶮于爾解從上處失君恩落向天  
涯海邊去嶮竿兒爾須知嶮去欲往宜爾思上得欲下  
下不得我謂此輩嶮于嶮竿兒

危亂黜

昭宗之代張拾遺道古因貢五危二亂表敘興廢之事

遂黜于蜀時王太祖辟為安撫判官張所為古僻不徇

時情遂在道江

縣名

賣卜過日及太祖立極每思其賢遣

使詔之屢徵不起復上章疏詞旨是非帝遂誅之瘞于

五墓之地鄭雲叟在華山之間吟詩哭曰曾陳章疏忤

昭皇流落西南事可傷豈使諫臣終屈辱直疑天道惡

忠良生前賣卜居三蜀死後馳名偏大唐誰是亂來修

史者說君須到筆頭忙又西岳僧貫休哭之曰清河逝

水太忽忽東觀無人失至公天上君恩三載隔鏡中鸞

影一時空

妻亦尋卒

塵生苦霧蒼忙外門掩諸孤寂寞中惆

悵斯人又如此一聲羌笛滿江風

據禪月詩集中此詩乃哭涪州張侍郎非

張拾遺何光遠錯舉證也

得夫地

王蜀普慈公主出降秦州節度使李中令繼崇即秦王  
茂貞之猶子也初王太祖欲興師取天下而計未成因  
問大夫馮涓涓對曰臣聞興師者殘兵力虛府庫弊羣



畜損弓甲衰桑農虧德義興詐偽故損國害人莫先于  
用兵也方今梁王朱全忠霸盛疆據兩京料其先取河  
東河東梁之敵國也勢不兩立儻一處為雄率天下之  
衆一舉西來縱葛亮重生五丁復出無以泥封大散石  
鑱劍門今秦庭實蜀之巨屏也去其屏窺見庭館焉莫  
若與秦王和親稍稍以麻布茗草給之不傷于大義濟  
之以小利蜀但訓兵秣馬因敵料疆足可以保大祿于  
山川固子孫于萬葉潛令公主探其機密窺彼室家俟

便攻之一舉而獲可也帝曰甚善是時秦王遣使求親  
遂以普慈公主而許之于是成其姻好公主出降也小  
宮一帑之資以為粧奩服玩之說而導從華麗已逾千  
里秦王以隴右之地貧薄不產絲麻請西向稱臣希六  
萬衆春衣之賜太祖又用馮涓之計許之茶布請自備  
人力而迎秦王大喜率強丁及驢馬悉遣入蜀搬取其  
來也載青鹽紫草蜀得其厚利焉其去也載白布黃茶  
秦得麩貨矣每來駐泊周歲而還閣道崎嶇江溪壅滯

人畜疲乏踣卧道塗是時秦大半不還遂止西來之役  
李駙馬繼宗久鎮天水與季父秦王常持兩端普慈公  
主密使閹人宋內侍光嗣絹書封事而達太子備述駙  
馬常驕矜每多沉湎或淫誅嬖妾或醉害賢良兵力方  
微民心思亂願歸侍省免死危邦事達宸聰六宮慟哭  
太祖遂詐以后薨遣使暫迎公主公主既至不復歸秦  
蜀遣大將軍許太師宗播將兵五萬與秦人戰于金沙  
地名秦人大敗于是獲其城邑遂迎駙馬及降無敵王劉

知俊并戰俘郭守遷郭守存李彥德聶瓚孫禮陳彥詞  
毛昌業邵雲等五十餘員大將馬三千餘匹兵士九千  
戶六萬悉歸于蜀至同光三年秦賓後唐蜀遂亡焉

蜀咸

康元年是唐同光三年

是充巨屏矣乃知馮君之口信不虛開矣

鑒誠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鑒誠錄卷五

後蜀 何光遠 撰

徐后事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叔向之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大夫

陳御叔楚襄老申公子靈是三大夫

一君一子

君靈公也一子微舒

而亡一國兩卿

矣

孔寧儀父

可無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此春秋為深

誠矣前蜀徐公耕二女美而奇艷初太祖搜求閨色亦

不知徐公有女焉徐寫其女真以惑太祖太祖遂納之  
各有子焉長曰翊聖太妃生彭王次曰順聖太后生後  
主後主性多狂率不守宗祧頻歲省方政歸國母多行  
教令姪錄重臣頃者姊妹以巡遊勝境為名恣風月烟  
花之性駕輜輶于綠野擁金翠于青山倍後生靈不貲  
經費凡經過之所宴寢之宮悉有篇章刊于五石自秦  
漢以來妃后省巡未有富貴如茲之盛者也順聖皇太  
后題青城夫人觀云早與元妃慕至元同躋靈岳訪真

仙當時信有壺中境此日親來洞裏天儀仗影交寥廓  
外金絲聲揭翠微巔唯慚未致華胥理徒祝昇平卜萬  
年翊聖皇太妃繼曰獲陪翠輦喜殊常同陟仙程豈厭  
長不羨乘鸞入烟霧此中便是五雲鄉順聖又題謁丈  
人觀先帝聖容云舜帝歸梧野躬來謁聖顏旋登三境  
路似陟九疑山日照堆嵐迴雲橫積翠閒期修封禪禮  
方俟再躋攀翊聖繼曰共謁御容儀還在禁闈筆筭  
宣寶殿綵仗耀金徽清淚沾羅袂紅霞拂繡衣九疑山

水遠無路繼湘妃順聖又題元都觀云千尋綠嶂交流  
後登眺因知衆岳低瀑布迸春青石碎輪菌橫剪翠峰  
齊步粘苔蘚龍橋滑目閉烟嵐鳥徑迷莫道穹天無路  
到此山便是碧雲梯翊聖和曰登尋丹壑到元都接日  
紅霞照座隅即向周迴巖上看似聞曾進畫圖無順聖  
又題金華宮云再到金華頂元都訪道迴雲披分景象  
黛斂顯樓臺雨滌前山淨嵐吹去路開翠屏夾流水何  
必羨蓬萊翊聖繼曰蒼烟紅霧撲人衣宿露沾苔石徑



危風巧解吹松外岫蝶嬌頻採臉邊脂同尋僻境思攜  
手暗指遙山學畫眉好把身心清淨處角冠霞帔事希  
夷順聖又題丹景山至德寺云周迴雲水遊丹景因與  
真妃眺上方晴日曉昇金照耀寒泉夜落玉玎璫松梢  
月轉禽棲影栢徑風牽麝食香虔懺六銖冥禱祝准期  
祚歷保遐昌翊聖繼曰丹景山頭宿梵宮玉軒金輅駐  
遙空軍持無水注寒碧蘭若有花開晚紅武士盡排青  
嶂下內人皆在講筵中我家帝子專王業積善終期四

海同順聖又題彭州陽平觀云尋真遊勝境巡禮到陽  
平水遠波瀾碧山高氣象清殿嚴孫氏句碑暗系師名  
夜醮古壇月松風森磬聲翊聖繼曰雲浮翠輦屆陽平  
直似驂鸞至上清風起半崖聞虎嘯雨來當面見龍行  
晚尋水澗聽松韻夜上星壇看月明長恐前身居此境  
玉皇教向錦城生順聖又題漢州三學山夜看聖燈云  
虔禱遊靈境元妃夙志同玉香焚靜夜銀燭炫遼空泉  
漱雲根月鐘敲檜杪風印金漂聖跡飛石顯神功滿望

天涯極平臨日脚窮猿來齋室上僧坐講筵中頓覺超  
三界渾疑證六通願成修偃化社稷保延洪翊聖繼曰  
聖燈千萬炬旋向碧空生細雨濕不暗好風吹更明磬  
敲金地響僧唱梵天聲若說無心法此光如有情順聖又  
題天迴驛云周遊靈境散幽情千里江山暫得行所恨  
烟光看未足却驅金輦入龜城翊聖繼曰翠驛紅亭近  
玉京夢魂猶自在青城比來出看江山境盡被江山看  
出行議者以翰墨文章之能非婦人女子之事所以謝

女無長城之志空振才名班姬有團扇之詞亦彰媼醜  
今徐氏逞乎妖志飾自倖臣假以風騷庇其遊佚取女  
史一時之美為遊人曠代之嗤唐朝興弔伐之師蜀  
國有荒媼之主三軍不戰束手而降良由子母盤遊君

臣陵替之所致也于是亡一君

後主名衍

破一國殺九子

彭王

宗鼎推王宗輅褒王宗紀興王宗澤榮王宗獻忠王宗賢資王宗霸後主所生二子長曰承禔次曰承祀 誅

十人

齊王宗弼宋光嗣王宗渥王宗勳歐陽晃景潤登李輅周王承休韓昭肅懷武

殄滅萬家

流移百辟其次六宮嬪御挫紅綠于征途十宅公王碎

金珠于逆旅子靈之室何以比方故興聖太子隨軍王

承旨

失名

有詠後主出降詩曰蜀朝昏主出降時銜璧牽

羊倒繫旗二十萬軍齊拱手更無一個是男兒又蜀僧  
遠公有傷廢國詩曰樂極悲來數有涯歌聲才歇便興  
嗟牽羊廢主尋傾國指鹿奸臣盡喪家丹禁夜涼空鎖  
月後庭春老漫開花兩朝帝業都成夢陵樹蒼蒼噪暮鴉

### 帝贈別

王太祖自利閬兵以至益州為帝唐太師道襲閬苑人

也美眉目足機智自童年親事太祖及太祖得蜀遂主  
樞衡勛業既高恩寵彌厚是時太祖與秦庭李大王茂  
貞方結姻好遽因小間交兵遂選腹心以安梁漢唐公  
于是出鎮焉帝御大安樓親送及見唐公將別帝頗動  
容侍從宮娥無不揮淚太祖御製贈別以賜唐公御者  
以魚水之歡元出于此詩曰卅歲便將為肘腋二紀何  
曾離一日更深猶高立案前敷奏柔和不傷物今朝榮  
貴慰我心文旌引向重城出襃斜日地委勳賢從此生

靈承泰恩

容易格

王蜀盧侍郎延讓吟詩多著尋常容易言語時輩稱之  
為高格至如送周太保赴浙西云臂鷹健卒懸氈帽騎  
馬佳人著畫衫又寄友人云每過私第邀看鶴長著公  
裳送上驢此容易之甚矣然于數篇見境尤妙有松門  
寺云山寺取涼當夏夜共僧蹲坐石階前兩三條電欲  
為雨七八箇星猶在天衣汗稍停牀上扇茶香時潑澗

中泉通宵聽論蓮華義不藉松牕半覺眠又苦吟云莫  
話詩中事詩中難更無吟安一箇字捩斷數莖鬚險覓  
天應悶狂搜海亦枯不同文賦易為著者之乎又贈僧  
云浮世浮華一段空偶拋煩惱到蓮宮高僧解語牙無  
水老鶴能飛骨有風野色吟餘生竹外山陰坐久入池  
中禪師莫問求名苦滋味過于食蓼蟲盧曾獻太祖卷  
中有栗爆燒氈破猫跳觸鼎翻後太祖冬夜與潘樞密  
峭在內殿平章邊事旋令宮人于火爐中煨栗子俄有



數粟爆出燒損繡褥子時太祖多疑常于爐中燒金鼎  
子命徐妃二姊妹親侍茶湯而已是夜宮猫相戲悞觸  
鼎翻太祖良久曰粟爆燒毳破猫跳觸鼎翻憶得盧延  
讓卷有此一聯乃知先輩裁詩信無虛境來日遂有六  
行之科自給事  
拜工部議者以傳說棲巖自應武丁之夢太公  
釣渭俄遇周文之知君子窮通實由命分如盧所吟容  
易之句發境于一人之前可謂道合矣

高尚士

王蜀廣德杜先生光庭學海千尋詞林萬葉凡所著述  
與樂天齊肩僖宗朝與華山鄭徵君雲叟同應百篇兩  
戰不勝遂各掛羽服鄭則後唐三詔不起杜則王蜀九  
命不從可謂高尚隱逸之士也鄭徵君為詩皆除淫靡  
迴絕囂塵如富貴曲云美人梳洗時滿頭間珠翠豈知  
兩片雲戴却數鄉稅又詠西施云素面已云妖更著花  
鈿飾臉橫一寸波浸破吳王國又七言傷時帆力劈開  
滄海浪馬蹄踏破亂山青浮名浮利過于酒醉得人心

死不醒又題霍山泰尊師老鶴玄猿伴採芝有時長嘆  
獨移時翠娥紅粉嬋娟劔殺盡世人人不知又偶題似  
鶴如雲一個身不憂家國不憂貧擬將枕上日高睡賣  
與世間榮貴人又思山詠因賣丹砂下白雲鹿裘惟惹  
九州塵不如將耳入山去萬是千非愁殺人又景福中  
作悶見戈鋌匝四溟恨無竒策救生靈如何飲酒得長  
醉直到太平時節醒又招友人遊春難把長繩繫日烏  
芳時偷取醉功夫任堆金壁摩星斗買得花枝不老無

又山居云悶見有人尋移庵更入深谷花流澗水明月  
照松林醉勸頭陀酒間教孺子吟身同雲外鶴斷得世  
塵侵又詩冥心棲太室散髮浸流泉採栢時逢麝看雲  
忽見仙夏狂衝雨戲春醉帶花眠絕頂登雲望東都一  
點烟又詩不求朝野知卧看歲華移採藥歸侵夜聽松  
飯過時荷竿尋水釣背局上巖碁祭廟人來說中原正  
亂離杜先生為詩悉去浮游迴為標準區分理本實契  
真筌如山居百韻云丹竈河車休矻矻蚌胎龜息且繇

繇馭景必能趨日域騎箕終擬躡星躔又返朴還淳皆  
至理遺形忘性盡真詮玄妙之門實為竒句又吟一言  
至十五言紀道德懷古今兩篇不惟體依風雅抑且言  
徵典謨名公之中可謂大製者也紀道德云道德清虛  
玄默生帝先為聖則聽之不聞搏之不得至德本無為  
人中多自惑在洗心而息慮亦知白而守黑百姓日用  
而不知上士勤行而必克既鼓鑄于乾坤品物信充何  
乎東西南北三皇高拱兮任以自然五帝垂衣兮脩之

不忒以心體之者為四海之主以身任之者為萬夫之  
特有皓齒青娥者為伐命之斧蘊竒謀廣智者為盜國  
之賊曾未若軒后順風兮清靜自化曾未若皇陶邁種  
兮溫恭朝夕政可以越圓清方濁兮不始不終何止乎  
居九流五常兮理家理國豈不聞乎天地于道德也無  
以清寧豈不聞乎天地于道德也有踰繩墨語不云乎  
仲尼有言朝聞道夕死可矣所以乘萬古歷百王不敢  
離之于頃刻懷古今云古今感事傷心驚得喪歎浮沉

風驅寒暑川流光陰始銜朱顏麗俄悲白髮侵嗟四豪  
之不返痛七貴以難尋夸父興懷于落照田文起怨于  
鳴琴鴈足淒涼兮傳恨緒鳳臺寂寞兮有遺音朔漠幽  
囚兮天長地久瀟湘隔別兮水濶烟深誰見絕勝韜賢  
餐芝餌朮誰能含光遁身鍊石燒金君不見屈大夫紉  
蘭而發諫君不見賈太傅忌鵬而愁吟君不見四皓避  
秦峩峩戀商嶺君不見二疏辭漢飄飄歸故林胡為乎  
冒進貪名踐危途與傾轍胡為乎護權恃寵顧華飾與

彫簪我所以思抗跡忘機用虛無為師範吾所以思去  
奢滅慾保道德為箴規不能勞神效蘇子張生兮干時  
而縱辯不能勞神效楊朱墨翟兮揮涕以沾襟

禪月吟

唐有十僧詩選在諸集中唯禪月大師貫休所吟千首  
吳融侍郎敘之號曰巨岳集多為貫休窮盡物情議者  
稱曰樂天為人教化主禪月次焉上人天復中自楚遊  
蜀有上王蜀太祖陳情詩云一瓶一鉢垂垂老萬水千



山得得來太祖曰寡人尚築金臺以師名士廣脩寶刹  
用接高僧千山萬水之言何以當此于是恩錫甚厚上  
人遂居蜀焉如公子行云錦衣鮮華手擎鶻間行氣貌  
多輕忽稼穡艱難總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又曰自拳  
五色毬迸入他人宅却捉蒼頭奴玉鞭打一百又曰面  
白如削玉猖狂曲江曲馬上黃金鞍適來新賭得又詠  
古劔盆池秋水蓮花三四枝我來慷慨步遲遲不決浮  
雲斬邪佞直成龍去擬奚為又贈別離別如昔酒古今

飲皆醉我恐長江水盡是兒女淚伊余非此輩送人空  
把臂他日再相逢清風動天地又富貴曲有金張族驕  
奢相續瓊厨玉堂彫牆繡鼓美人如白牡丹花半日只  
舞得一曲樂不樂足不足爭教他愛山青水綠又曰繡  
林錦野春態相壓誰家年少馬蹄蹋蹋鬪雞走狗夜不  
歸一擲賭却如花妾唯云不顛不狂其名不彰悲夫初  
上人詩名未振時南楚才人競以詩送軒轅先生歸羅  
浮山計百餘家矣上人因吟一章羣公于是息筆玉房

花洞接三清漫指羅浮是去程  
龍馬便攏筇竹杖山童  
常使茯苓精曾教莊子拋  
卑吏却喚軒皇作老兄  
再見先生又何日只應頻夢紫金城

因詩辱

前蜀許太尉宗憲鎮寧江日劉員外隱辭為節度掌書  
記許公發跡軍從所為諸務不思合理但務誅求劉數  
諫許不存賓客之禮對將吏咄責之劉求退職許又不  
從劉遂詠白鹽山灩澦堆刺之許聞而憤怒忽一日于

江干飲酎仰視白鹽斜媿灑灑曰剛有破

普忽反

措大欲

于此死遂令壯士拽劉離席囚縛于砂石上烈日曬之  
護軍賓幕將校懇救悉遭陵罵顧謂左右曰候吾飲散  
投入水中劉厲聲曰昔鸚鵡洲致溺禰處士今灑灑堆  
欲害劉隱辭其雖不及禰衡足下爭同黃祖豈有不存  
天理塗炭賢良但得留名死亦宜矣元戎聞之怒意漸  
解及同幕再諫良久捨之來日軍府彌縫請許召劉慚  
謝劉慮遭毒手託疾而歸議者以劉不擇主而爭因多

言而失彊捋虎鬚幾不脫虎口耳詠白鹽山詩曰占斷  
瞿唐一峽烟危峯迴出衆峯前都緣頑硬擅浮世著莫  
崢嶸倚半天有樹只知困鳥雀無雲不易駐神仙假饒  
岬岬高千丈爭及平平數畝田詠灑灑堆云灑灑崔嵬  
百萬秋年年出沒幾時休未容寸土生纖草能向當途  
覆巨舟無事便騰千尺浪與人長作一堆愁都緣不似  
礪溪石難使漁翁下釣鈎

武金山

王蜀飛棹張侍中武其先諱雍本合州武金埧渡子武  
即雍之第三子也身長七尺顏狀紫黑往來豪俠無不  
畏之忽一日有一楚僧泝流遊蜀至渡頭出舟四顧謂  
同舟秀才曰此商姓山宅之地產東南貴人之所武方  
弱冠觸事通明聆其所云作而聽其言秀才曰穴在南  
山之腹僧曰若點此穴子孫當為民何以緣只屬商家  
金櫃之上其穴在北山懷抱之內此則出貴子握兵權  
當受祿八旬奈何東有注地生女則當為倡西山低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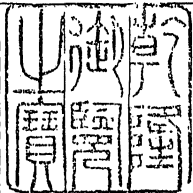
生男則一世便貧秀才曰如此則未為佳耳言訖乘舟而去武素本家貧父亡尚在淺土欲將父骨遷葬是山此乃武金塋巨室之地既無山價遂與兄弟偷葬于北山之中夜陰晦所如咫尺不辨靈柩至所葬之地自然數丈光明似有百千神兵同其安厝及其事畢寂爾空山武但深埋不敢置其墳塚本無標記人莫能知武以智畧超人因荆渚效職却歸渝南

渝州地名

值王太祖收蜀之

初武以鄉人應接及太祖得蜀累遷渝牧及節制夔州

三峽之中顯赫威名武每因統師下峽經過故林未嘗  
不屏去旌旗獨至塋所祭奠武後壽逾八十位極三公  
而卒其男則果貧乏有數女皆倡姪至今渝合之間傳  
為異事



鑒誠錄卷五